廣弘明集卷第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典

辯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
門潜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
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
其憤乃引古来王臣訕謗佛法者二
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為高識傳一袠
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
增其罪狀至於張曾據於漢中黃巾
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逆背覆而不
顯非謂篤論之李若夫城高必頹木
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
足恠其鄙吝未見厮徒阜隸有加惱
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
仍隨開喻此則古来行事釋判天分
未廣見者謂為新致聊陳舊解略顯
由途資此神闕可稱高識又傅氏意
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坑
殘焚蕩之事可号非政所須沙汰括
撿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

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二張 曲)
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
可悲之甚矣弃學周子史意在誅除
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蹤
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嫌纖故須沙汰務得住持二則
憎嫉昌顯危身扶怨故須除蕩以暢
胷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弃高
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置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悆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弃高識
傳列為高識之人令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　周高祖　蔡謨　劉晝　陽衒之
荀濟　章仇子陁　劉惠琳　范縝　李緒
傳弃 識常除 滅半之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稊稂之穢青
田崇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
群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偽起毗尼大
聖因立條章无學由而正犯遂有七
擿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綱目

廣弘明集卷[illegible]第三張 忠

而亘三千類律儀而陳八万故得正
像咸稱有道內外同号無塵自法漸
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莊
之隟滋章舉紘以法網之亨鮮之儀
可覬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降
人誰無過垂珠之誡有津醒迹易放
掎可之夫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頭
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
繼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
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
毀蔵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延重
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為政也
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
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談
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
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
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
瓌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
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
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俘而預升
堂釋種達多乃邪而承清衆是知攜
道抑揚神機利用或取或縱事出乘
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

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
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權於死王力拔
青山莫有立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
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
數斯實録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
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
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
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録周祖已前有
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
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
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
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
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讖我名
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為黑皂
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
讖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
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
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
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
讖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傳有
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
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
王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

至聖黒者大有老烏亦黒大豆亦黒
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
實者假過誅之无其情本疑意在釋
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
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
身信讒信讖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
更興興由時来不在人力故經傳云
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
功在九億无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
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
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
而掛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
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
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盗
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
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
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
有十賢荀濟一夫老有才用自餘連
寫未足人聞傳弄後来謂自脫頓言
无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實賢愚所
輕然素本無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
貸不遂所懐蓄憤致嫌圖其本志武
德之始西来入京投道士王歸歸道

差之[illegible]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
宅歸通人也侍以上賓三數日間遂
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兒
子為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并大瞋
恚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并負士
我將接在宅豈為不軌耶僧曰并若
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
歸掩氣而旋歸有女智為果殺常以
為言并既竊妻而傳嫉不可算矣如
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為涅人固
其宜哉如別所顯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
郊東王堡人也夙与僧爭水碓之利
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
身考令去反并令引邑議同謀遂誅
翦僧徒於河間郡煞道俗近一千人
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寶
慶為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
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齊之生噉
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
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
猶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之快
泄在帝邑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

前各徒為舉荅終陷磨旨故集于者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 興

傳叙之廣後業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晝

魏楊衒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

壇廢佛宗

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壽鮮卑胡

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摸

有朔方晉就封為代王盧孫捨翼犍

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万北連雲中

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

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

平城為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

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

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

沖信任司徒崔浩浩乞不信佛情重

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

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

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

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

号令奉太平真君置静輪天宮可攝 [illegible]
仙道列辟聞之若道而浩深信之帝由
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
崇峻并備厚礼具如釋老志所述後
改号太平真君以遂𥙊讖之道命也
因盖吴作亂関中有沙門畜弓矢浩
便進說為吴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
佛像四方亦然惟留臺下至真君七
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為得
志也為魏所黜幽繫太子悪疾殃身
方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為閹人宗愛
所煞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
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為元改
代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
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
怯於文雄輕於自審重於信偽而弃
叙為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弃接撿
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
顯之今重昌辯一以業運冥昧報果
交加二以教指俗偽終歸空滅三以
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
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礼

五相雖或多以雜行者為言焉斯不
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
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
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
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
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亞法穢黷涅
槃謂為禿人梵網呼為大賊戒海如
尸不納僧倫時法絕之斯禁顯然妄
各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
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為貪競者罪
之不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
官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
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
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
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弃引以為明
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尊禮頻
繁自不能拔始而增狀僧為福田奉
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感其
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
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
受俸之上老物九州豈以一士受賕
朝廷為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
致媿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

通有憲臺繩糺於失法詳刑科處於
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撿於七非擯
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
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
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
五衆有何不盡須尒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矜鑒四海列辟靡
監於王事職司其憂尒非其司妄行
干政徒為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
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為
濫人識難辯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
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
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
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
之今以五常撿人何人能具五孝撿
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礼而
存倨傲闇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亂
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為德
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擾言初略
述繞詳則釋門藻鏡者矜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錄
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

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
祖扶魏平陽王西拒関中經魏四帝
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
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為帝四
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為帝
即高祖也改号保定元年深謀獨斷
猜忌為心晦迹親踈以蒙智術保定
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
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
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煞之并子十
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
摧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
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布袍菲食勞謙
自持躬親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
之心死而不猒時有讖記忌於黑衣
謂沙門中次當龍襲運故帝初大信佛
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
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
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
自以為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
五月因厲而崩於雲陽子贇嗣位煞
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

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
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奄其
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
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并述
云觀武帝為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
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
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
弃云無佛則国安祚遠如何周祖誅
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弃為狂矣然則
武帝惟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
誅戮宮荓毀佛欺罔已深祚促曆移
固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
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為妖
邪指偽道為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
癸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為
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
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
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
也為父討逆斬兄劭於南郊并子三
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荓義
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老人
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摽下詔曰佛法訛

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
逋藪加以姧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
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
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
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氷專政欲
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駮議不
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
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
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刳斮之虐鞭顏
拔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
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
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傳弃叙為
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
絶嗣身名俱滅可為鄒鑒矣蕭子
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千正
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經絶嫡三号中興
閑閭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
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
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
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
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

釋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典

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弃叙為滅法則
誣君罔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
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弃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
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
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乏
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
除其僻險斯之詳糺弘護之規諫乎
五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
下書問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閭里
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不又沙
門皆應高絜貞正行能精絜然後可
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姧宄避役
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
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礼有恒饗佛
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
惟聽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
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為沙門
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
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
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
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為

道士樂事佛者悲聽餘有所為潤飾 [illegible]
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晉書
合氣士女婬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
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
何者弃六佛圖澄令弟子避說郡國
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
飾邪教斯言誣謗天地不容何者佛
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
燈炬之照瞻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
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頭咨
東儲之貳前表石慈之禍及難生嫉
現諫虎以刑濫法深享壽不遠斯言
甚切而弃乃云令虎繁婬取其帝位
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
羽翼吾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
江山胡越妄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
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
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迷作止在五千
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曰妄
識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
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
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

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言斯並業

行之外流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
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
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
犯狂没卒歲又可悲夫
六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
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
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勅著
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
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
從夷光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
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
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
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
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
就上跡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
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
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
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
對慢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弃叙
為紀目未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爲
攄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
攄閻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

[illegible] 二
敍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
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
海天坐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
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
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
央也惟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慶生
常保局氷執自以古同謂家自為我
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不是佐也中原
嵩洛土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
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
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
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
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
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
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
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
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
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玁狁微
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
拘於夷夏也蔡謨鑒固自守未曰通
人非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排
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
窮神達理之睿璽不限方維故崆峒

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黄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為政也焚黄圖誅龍逢秦正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塼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未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猵隘何足可稱

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經佛興行早晚得失

荅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弥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華之下法雲惠雨明珠寶般出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譬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絜志歸依亘信傳教之言無從蔡謨之儀斯國之重

旨也可謂高識有歸　故太宗敬而
制碑手書其石祔葬于昭陵為万代
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
自揣無能固辝於公政可也而敘華
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七顏延之瑯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
逸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
慧琳以才學迴拔為太祖所賞每升
獨榻之礼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
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弃叔之
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
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
預朝廷退居里閈子峻為楊州刺史
乗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
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彥以其
不參朝賢亦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
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
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優賛
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
佛衣鉢杖通佛二疊不然皆置言高
拔羣英之所摸楷者刑餘之言一時
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
法論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二十張 典一 [illegible]
八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為
丹陽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
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
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
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竟為重違中越
制宜加撿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
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
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奢競
非曰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九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內
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
引容潤既亦廣矣而假糅醫術託以
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横天地
之間莫之糺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
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
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例使禪義經誦
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
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
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
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愿會稽人仕宋明帝為中書
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弈頗廢政事愿曰
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二十二張 曲 信

曳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来明
帝以 所居故第起湘宫寺製畳宏
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塼瓦焚蟲
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敗妻賀子呼
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
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安豈是大
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弄謂為除
彈匪其意乎
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説太和
中遷諌議大夫至孝明之不親視朝
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
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諌略云伏願淵
慎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翔璧之礼則一人有慶兆民頼之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来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随礼積故彼岸可登
書奏不報濟諌如此而弄弄筆妄加
荒穢之婬僧遊於宫内恣行非法凡
是妃主莫不通婬百姓苦之而上不
覺斯言奸蕩何得妄施宫禁有限防
衛有則擅言婬僻縱筆妄陳掾史
之任搖清慎之機專擒私憤顯行輕
毁身能食母君子耻聞亭曰揹人漢

后夜道非狂非酹斯言難玷但弃自
衍嬉織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
王之編户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
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為
効僧遠財絶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
甚可恠也故弃重其財色毀僧同之
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
為佛性强梁者毀形絶好斷其妻娶
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
其本則妻子不絶也約斯論事觀中
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
義依道法不可恠也是以仙童玉女
侍老君之側黄庭朱户述命門之事
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
然哉

十二李瑒道人魏延昌末為高陽王
友于時人多絶户為沙門瑒上言曰
禮以教世法導將来跡用既殊區流
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絶祀然則絶祀之罪大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
向法之意也寧有弃堂堂之政而從
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

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無譏非 廣弘明集卷十三 第十二張 丁字
敢排斥眞學妄為謗毀且鬼神之名
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号為鬼
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
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
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
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瑒上言
欲沙汰僻左非為疵謗矣
十三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
不仕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
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為林藪又
詆訶淫蕩有尸有優婆夷實是僧之
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
百許万并俗女向有四百餘万六月
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户矣驗
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
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
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
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
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
身不忘弥隘之迹斷可知矣往哲之
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
逾百万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

之妄張嬈煞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
一歲有二男編户誰是吐言孟浪未
足廣之而弃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遂
陳此略考按則劉晝之門人矣
十四陽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
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
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
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
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
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
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
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故又廣引財
事乞貸貪積無猒又云讀佛經者尊
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
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
者乞立嚴勑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
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
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衒之此奏大同
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
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弃羙之徹於
府俞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倫寫不遺
斯乃曲士之流譸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